

## 效學弘一精神的雪松「弘體」

### ● 李璧苑

第一次見到揚州青年書法家吳雪松，是在一九九七年，他應台北弘一大師紀念學會之邀參加第二屆「弘一大師德學會議」，會中他以弘一大師（1880-1942）書藝的再傳弟子身分，發表〈大師與我的恩師黃福海〉一文，成為會議全場注目的焦點。雪松年紀很輕，由於認識久了，大家私下慣稱他「雪松老弟。」

此刻雪松的書法作品正於中華慧炬佛學會印光祖師紀念堂展出，所以談談他的人與書法，以及弘一大師與黃福海、吳雪松三代之間的關係，深覺意義非凡。

雪松年少時，即從揚州黃福海先生（1910-1995）學寫弘一大師晚年的字，他不斷地與兩位老人筆墨交融的結果，並沒有老氣橫秋，或是學老賣老，而是讓人感覺到他溫良恭謙的談吐中，散發著弘一大師「晚晴老人」的光輝。這樣的光輝是弘一大師人格精神的相續：從弘一大師傳黃福海，再傳吳雪松。

一九三八年，弘一大師至泉州承天寺登壇講經，黃福海因仰慕大師，從此與大師結寫字因緣，而大師德性的光輝和他筆墨的力道，亦從此深印黃福海的心中。弘一大師一九四二年圓寂於泉州，黃福海有幸親近大師的最後四年，可以說是大師融寫字、做人與修行，三而一，一而三的最佳見證人。

弘一大師晚年的書風，有字形縱長、字勢內斂、簡畫為點、筆畫相讓、筆畫佈白疏朗、筆畫細圓及筆力輕和等特色，不論是單字或整幅作品，均予人謙牧清逸的表情，一如他的為人。大師於自身的言行要求很高，所以在他還不到五十歲的時候，就自號「晚晴老人」；五十八歲時，又感自身「一事無成人漸老」、「一錢不值何消說」，因此又號「二一老人」。他對於人生歲月的無常感，較他同輩的人為高；生活中人事應對的身、口、意方面，也較一般人多出了許多警覺性。例如雪松在文章中提到：有一次，黃福海跟著大師快捷的腳步至照相館合影留念，途中，忽見承天寺住持轉塵老和尚的身影就在前方，於是大師放慢了速度，輕聲地跟黃福海說，老和尚歲數較他大，出家較他早，是佛門的老前輩，因此要慢點，不能走到老和尚的前頭去。待老和尚轉進另一條巷子，他們才恢復原來的速度。這一件走路的小事，竟一直深印在黃福海的人生道路上。弘一大師曾送給黃福海一本自己所寫的《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柯羅版印本，勉勵他多學、多寫；黃福海亦不負大師的期望，珍藏臨摩了長達五十多年。這是大師教化度人的方便與智慧，他深知黃福海是崇仰他的藝術背景而來的，因此他以《法華經》上所說的「以方便力調伏其心，乃教大智」，引領黃福海在寫字中，學習做人，

領受佛法。弘一大師度化黃福海學寫《法華經》五十年，恐怕是佛教史上稀有難聞的一樁事！其善巧方便的智慧力，以及黃福海落實於生命之中，尊師重道的真摯之情，在人世間已經是非常少有了。而這樣的師徒之情，猶見於黃福海和吳雪松之間。

「弘體」，是大陸書法學界對弘一大師出家以後的書風，在日益肯定中所給的美稱。而這與黃福海晚年回揚州之後，以弘揚大師書風為志不無關係。中國歷代學習書法的方向，大多在有一定基礎之後，專學某家、某派，如專學晉之二王，唐之「歐體」、「顏體」、「柳體」等；或是擅書碑學或帖學的路線。這樣的學習，近千年來，幾乎無人不認識王羲之、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然在近代中國書法家中，其書風能被譽為自成一體，且又能為後人尊學其書與人者，應以弘一大師的「弘體」為代表，理由無他，因為「弘體」的影響力，是以人格光芒為前導的。

中國書法理論中有「書如其人」的論點，弘一大師在修行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汰去執著而自成一家（大師曾自說這是他自性的流露）；學習「弘體」書法者，是直接從弘一大師的果上成就下手，然後從學習當中，泯除自我的種種可憎面目，所以學習「弘體」書法的意義，並不是單純的美感呈現而已。因此，任何學習「弘體」的人，應於每一個學寫過程中，勇敢正視自己從習性中湧現出的善或惡、美或醜、真或假等等的對立觀點，直到去我執的那一天為止。而凡於此努力下工夫者，始可自稱「弘體」。

雪松是一個真誠踏實的年輕人，自學，好學，肯學，勤學，卻不賣弄才學。講話時偶爾也會慢條斯理，引經據典，搖頭晃腦，以其敦厚的聲音拉高嗓門，加強重點，活像個明清時代的少年，戴著眼鏡站在面前。雪松寫的「弘體」，融合了弘一大師出家後中後期的書風特色，在瘦長的字形中，表現柔實的肥筆，一如其人敦厚老實。其所寫的「弘體」書法，我以雪松「弘體」稱之，於此則可與其他歡喜學寫「弘體」的書者有別，如弘一大師俗家孫女李莉娟居士所寫的「弘體」，稱莉娟「弘體」；上海龍華寺一心法師所寫的「弘體」，稱一心「弘體」。雪松老弟因「弘體」而廣結台灣佛緣，台灣的僧眾與信眾們都相當喜歡他。幾年前，他曾應僧伽醫護基金會執行長慧明法師的邀請，題寫「僧伽醫護」四字，作為《僧伽醫護》雜誌的題額，其圓圓滾滾的筆畫，像極了弘一大師「蠶寶寶」的線條，透露出弘一大師護生的慈心與悲心，亦顯現雪松老弟的護生與護僧之情。

此次雪松在慧炬展出的作品有：弘一大師的清涼歌——山色、花香、世夢、觀心、清涼（皆為大幅長條掛軸，共五件）；集華嚴經句（大幅長聯數件及橫幅數件）；《格言聯璧》選（中長軸數幅）；還有「養心」（橫額）、「壽佛」、「壽」、「佛」等小件作品；此外，雪松又寫了一些大師出家前所作的歌詞，如：憶兒時、送別（大幅長條掛軸）、早秋、悲秋（中長條掛軸）等；還有大師青年時期贈義

兄許幻園的〈清平樂〉（橫幅）；一九一一年所填的詞〈滿江紅·民國肇造〉（大幅長條掛軸），這些作品弘一大師並沒有以其獨特的書風寫下來，雪松當然也無從臨摩，但他能以雪松「弘體」寫作，表現出無二的神韻，故觀者可以在欣賞雪松「弘體」的當下，感受到其人自性的流露。

時下坊間充斥著弘一大師的偽作，但黃福海先生與雪松老弟都深深感念大師德性的慈悲攝受，不為暴利所誘，反倒時時刻刻以弘揚大師的人格與書風為念，踏踏實實地寫字與做人。

許久未與雪松連絡了，前一陣子 SARS 蔓延，我偶經郵局，匆忙地用明信片草寫了一兩個問題，麻煩雪松代為訪查，投郵後自然地將此事忘記！謝謝您！老弟，我已收到回信，您真是有求必應，在此祝福您「弘體」書法展成功！一切平安吉祥如意！

#### 弘體書法家吳雪松書法展

吳雪松江蘇揚州市人，一九七一年一月出生。中國王羲之基金會會員、國際書法學會會員、江蘇南京市東慈書畫院書畫師、揚州市書法協會會員。年十五書法啟蒙，初學顏真卿、柳公權，一九九〇年以後師事弘一大師書藝弟子黃福海先生，研習「弘一體」書法。曾經在全國明星杯書畫大賽中，以「壽佛」獲優秀獎。

其書對聯「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群生」入選洛陽白馬寺院舉辦的中國洛陽國際佛教書畫展。曾到日本福岡展出書法作品「佛壽」入選，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當代書畫家福壽作品大觀》一書刊載。福建泉州弘一大師學術研討會舉辦的「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所提論文〈弘一大師書法簡論〉在大會中發表，甚獲好評。一九九七年八月應台灣弘一大師紀念學會創辦人陳慧劍先生之邀，出席第二屆海峽兩岸弘一大師學術會議，在大會上宣讀論文〈弘一大師與黃福海〉。二〇〇〇年十月參加由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舉辦的「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同與會學者探討弘一大師書法藝術。同年十二月出席由泉州弘一大師學術研討會、福建省佛教協會舉辦的「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會。二〇〇二年十月由台灣財團法人益生文教基金會和中華慧炬佛學會聯合舉辦「紀念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書法展，提供作品「弘一大師遺偈」等參展。